



新編



金陵大报恩寺塔志(节刊)

张惠衣原著

南京市秦淮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
南京市秦淮区图书馆

一九九〇年十一月

建設十里秦
弘揚民
文化

索鵬

庚午年
青島市

金陵大報恩寺塔志

葉恭綽署



AWT: 447/0802

说 明

大报恩寺全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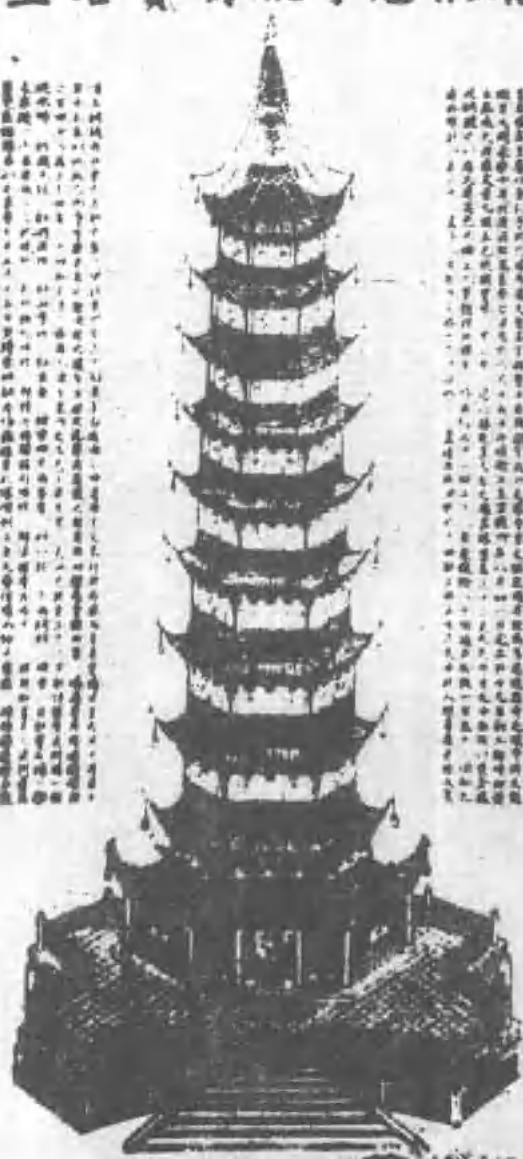
寺在聚宝门外一里即古长干。自有梵刹，历史悠长，吴赤乌间，康僧会致舍利，吴大帝为置建初寺及阿育王塔，为江南塔寺之始。晋太康间，刘萨诃得舍利于长干里，复建长干寺，造三级塔。梁武帝诏修。宋改天禧寺，建圣感塔。元改慈恩旌忠教寺，后毁于兵。明永乐十年，敕工部重建，准宫阙规制。监工官内官太监汪福、郑和等，永康侯徐忠，工部侍郎张信，徵集军匠夫役十万人，奉敕按月瞻给粮赏。至宣德三年始告完成。宫殿穆郁，万栋栉历，周围九里十三步。东至俞通海公神道，南至大米行郭府园，西至来宾桥，北至大河下。全寺基地，悉用木炭作底，其法先插木椿，然后纵火焚烧，化为炭灰，用重器压之使实，因是地质不复迁变，乃受重量建筑。上铺朱砂，取其避湿杀虫。今是处凿井浚河，往往发现木炭与朱砂，即其遗物。全部建筑以四天王殿及大殿，最极壮丽，下墙石坛栏楯，均用白石，雕镂工致。大殿即姮妃殿，非礼部祠祭，终年封闭。明初诏刻大藏，别置藏经殿，贮南藏经板全部。牒僧学僧五百余人，一百四十八房，僧咸擅一艺，每房辄有珍玩数车。十宗兼备，每宗设一讲座，学僧得任择一宗修习。瞻产

田地万亩，公费租额，详订礼部，为金陵三大寺之一。嘉靖四十五年，大殿毁，康熙三年居士沈約募建。咸丰六年遭兵燹焚毁，后虽重建，地仅方亩，存其名而已。

江報恩寺琉璃寶塔全圖

此塔名曰報恩寺琉璃寶塔，係由本寺住持僧人，於乾隆年間，募化銀錢，購置琉璃瓦，建造而成。塔高九層，每層均有佛龕，供奉佛像。塔頂有金寶瓶，塔身飾有琉璃彩畫，極為莊嚴。此塔之建造，旨在弘揚佛法，普度眾生。凡我信眾，若能登塔瞻仰，必能增長智慧，消災免禍。此塔之全圖，現刊於報端，以供各界人士參考。

此塔之建造，旨在弘揚佛法，普度眾生。凡我信眾，若能登塔瞻仰，必能增長智慧，消災免禍。此塔之全圖，現刊於報端，以供各界人士參考。



说 明

大报恩寺塔

明永乐十年六月敕建，至宣德六年八月竣工，历十九年告成。其规制悉依大内图式，八面九级，外壁以白磁砖合髹而成，上下万亿全身，砖具一佛相。自一级至九级所用砖数相等，砖之体积则按级缩小，佛像亦如之，面目毕肖。第一层四周镌四天王、金刚护法神，中镌如来像，俱用白石。每层覆瓦五色琉璃，高二百七十六英尺七英寸强，合中国木尺为三十二丈九尺四寸九分。地面覆莲盆口，高二十丈六寸。塔顶冠以黄金宝顶，重二千两，铁圈九个，大圈周三丈六尺，小圈周一丈四尺，内系藤制，外裹铁质，计重三千六百斤。铁绁八条，缀有五巨珠，避风雨雷电刀兵云。九级内外，篝灯一百四十有六。宣德间诏选行童百名，常川点灯，昼夜长明，名长明灯。一日夜费油六十四斤四两零，月大一千九百三十一斤四两，月小一千八百六十六斤一十四两，归内府拨送。灯盏铜壳制成，内置油盘，灯芯直径盈寸，附有机括，燃时引入檐内，既则旋机使出，不劳攀援也。按建筑时，不施架木，造一层，四周壅土一层，随建随壅，至九层，则亦堆壅九层，始终在平地建造，及工竣，复将壅土除去，而塔身始现。又按造砖时，具三塔材，成其一，

埋其二，编号识之。塔损一砖，以字号报工部，发一砖补之，如生成焉。规模雄丽，得未曾有，通共用过钱粮银二百四十八万五千四百八十四两。又三保太监郑和西洋回余金钱百万亦斥于是。额曰“第一塔”为中古时期世界七大奇观之一，与罗马大剧场，亚历山大茏窟、比萨斜塔等，并称于世。明万历二十八年塔顶重修，清康熙三十八年及嘉庆七年，均先后发内帑修缮，咸丰六年遭洪杨焚毁，并砖库亦被炸去。图为西人所绘，见海关报告，缘是时摄影术，尚未传入中国也。

前 言

方志是记述一方之志，全国性的称之为总志，或一统志；地方性的，省称之为通志；府、州、县则分别称为府、州、县志。自元以后发展至著名的乡镇、寺观、山川也多有志。吾乡金陵擅六朝烟水之胜，有专志者更多。如栖霞、摄山、后湖、秦淮等莫不有志，而名冠字内的金陵大报恩寺塔独无专志，有则仅附于《金陵梵刹志》内，每引以为憾。

年前偕杨献文同志过唐圭璋先生处，闲话中谈及此事。承圭璋先生见告，其昔日同学张惠衣先生著有《金陵大报恩寺塔志》，并欲以此书见惠，然遍寻不获乃已。

今夏献文同志欣然见告，谓秦淮区图书馆整理残篇中发现此书。即与朱平同志前往秦淮区图书馆，展读之余，认为此书虽名为志，实际上以汇集资料为主，凡方志、集部中有关大报恩寺塔之记载，大都采录而且收集面广。对文记、咏题、题跋所录尤多。汇集的资料皆翔实有据，足以为恢复这所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——金陵大报恩寺塔提供参考资料。

此书刊于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初期，发行不广，其后经历八年抗日烽火，所存者不多，再经十年动乱能存者更少，因

之有意重行刊印，但困难重重，只得附刊于《秦淮夜谈》第五辑中。但受篇幅限制，不得不对部份章节予以删略。希能谅解。

在当前物质条件下，如欲奢言复建大报恩寺塔，似不现实。但整理收集资料汇编成集，寄希望于来日，未始非当，简此书端。

仇良矩

1990年10月于秦淮区志办

原 序

南京报恩寺塔，为近世东南最壮丽之建筑。余幼时习闻民间歌谣，有《金陵宝塔》之曲，低徊重叠，九复其词，叙其庄严宝相，风铎檐灯，穷极富丽仙逸之致。儿时茫昧，初不知其所歌何事，长习书志，始悟殆即报恩寺塔也。其时去兵燹毁寺之年，盖已六十余载，南京离吾乡亦且千里，而其流风余韵，犹能摇人神魄如此，则当时之五彩琉璃，卓立云表，障风映日于大江、钟山之间者可知已！因念吾国建筑，率以土木为之，非如西人之垒以坚石，长能相保；一旦燹灭，坏壁难寻。历代帝都之宫阙园林，自咸阳阿房以下，代有兴建，史册所著，莫不役夫似蜂蚁，掷帑如粪土，而自佛教东来，帝王之惮于民怨士谏者，更得宗教神佛之藉口，肆所欲为；于是金石造象，殫极工巧，率堵伽蓝，遍置华夏，而六朝绮靡，事佛尤谨，杜牧之言：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”度非虚语，此其辉煌朱碧，虽皆涂以黔首膏血，然为建筑艺术之所寄，东方文物之重镇，要亦未可厚诬也。第惜每当易代之际，无知暴民愤独夫之淫威，怨逊国之苛虐，竿牒所指，辄予摧毁。即就帝都宫阙而言，舍北平外，若咸阳、长安、洛阳、大同、汴梁，临安之凤阙玉陛，崇宇杰阁，今悉无存。

秣陵故东南锁钥，尤为兵家所必争，昔之四百八十寺者，固已随烟雨以俱尽，而洪杨一劫，受创尤巨，前明故宫，既被犁为阡陌，报恩宝刹，卒难葆其灵光，遂使此屹立江表五百余年之伟大建筑，不可复见于神州。吾友张惠衣（任政）先生曩者任教中大，放迹于大小长干之间者亦既有年，访废寺之遗址，披逊朝之文献，博采傍搜，成《金陵大报恩寺塔志》十卷；余既为之校读一过，行付手民，惠衣不弃谫陋，移书囑序。因思是编虽记只寺之兴替，实系历朝之逸史。即从明成祖生母一事言之，比来学者屢在聚讼，而从傅斯年氏之说为最允。氏据《奉先殿纪事诗》、《陶庵梦忆》、《国榷》、《枣林杂俎》、《广阳杂记》各书所记，或本《太常寺志》、或采民间传说，参互钩证，断为高丽妃。而是志所辑陈作霖《养和轩随笔》，王睿《瓢庐杂缀》各则，为王氏所未见者，俱有（高丽）杂缀作“翁”当系音传）妃系出高丽，以生成祖而备“铁裙”之刑；是以靖难建国，起寺报恩，并足备传说之旁证，资史乘之博采。至如建筑规模，详及分寸，劫余遗物，丽以图象，尤徵惠衣闻见之瞻博，搜罗之辛勤。二十六年春，余以行役道出南京，越中华门，过雨花台小学，则见“大报恩寺”石额，横亘校门墙下，时值流潦，浅泥盈石；经金陵兵工厂，见所谓风磨铜者，犹复厂前广场中，积锈既久，镂文莫辨，行路之人，熟视殆无睹也。窃以舍利之光既灭，紺发之形难图，独此剩石残金，转以其零落无用，犹得厕乎市廛之隙，供客子之凭吊，亦可哀已。惠衣之述斯卷，殆有他之入洛之感乎？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同邑吴世昌序于国立北平研究院。

金陵大报恩寺塔志

张惠衣

金陵大报恩寺塔志(节刊)目次

序 (吴世昌)

纪 载

古 迹

梵 宇

联 额

碑 记

寺 僧

杂 缀

大事记

补 遗

营

杂

建

缀

凡 例

一、长干梵刹，建始赤乌，代有兴替，名亦屡易。考其本源，当溯孙吴。而撰志本意，则在有明，因殊详略。

一、寺遭毁咸丰兵燹，荡焉无存。今中华门外，市肆环杂，旗檀旧迹，殆莫能认。本书所列古迹梵宇，悉考从群籍，难取实证。向所未载，兹亦从阙。

一、碑记诗文，足资考证，稗史野乘，有裨故实，因各为卷帙，便于索览。作者排比，均依时代为次。

一、报恩名僧，如慈山雪浪，敷畅教义；松影雪梅，独擅辞章。其他修持学养，尚不乏人，本书或附传记，或仅题名，未能殚备，盖以书志阙载，湮没者多，无由博采矣。

一、寺创始孙吴，迄于清季，其间千数百年，营建檀施神异之事至，因取编年体裁，别为大事记一卷。

一、营建教文及贍产租额条例、公费条例各则，均不及编入，别为补遗附后。

一、劫余遗物，特存鳞爪，列诸卷首，旁加说明。倘亦为追研一代作风者。循叶求株，或有足重己。

纪 载

梁大同八年，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，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。发青紺色，众僧以手伸之，随手长短，放之则旋屈为蠡形。按僧伽经云，佛发青而细，犹如藕茎丝。佛三昧经云，我昔在宫沐头，以尺量发，长一丈二尺，放已右旋，还成蠡文，则与帝所得同也。阿育王即铁轮王，王阎浮提一天下，佛灭度后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，此即其一。吴时有尼居其地，为小精舍，孙綝寻除之，塔亦同灭。吴平后，诸道人复于旧处建立焉。晋元帝初渡江，更修饰之。至简文帝咸安中，使沙门安法程造小塔，未及成而亡，弟子僧显继而修立，至孝武太元九年，上金相轮及承露盘。其后有西河离石县胡卜刘萨河遇疾暴亡而心犹暖，其家未敢便殓，经七日更苏，说云，有两吏见录，向西北行，不测远近，至十八地狱，随报重轻，受诸楚毒。观世音语云，汝缘未尽，若得活可作沙门，洛下、齐城、丹阳、会稽，并有阿育王塔，可往礼拜，乃若寿终，则不堕地狱。语竟如坠高岩，忽然醒寤，因此出家，名慧达。游行礼塔，次至丹阳，未知塔处，及登越城四望，有长干里，有异气，因就礼拜，果是先阿育王塔所，屡放光明，由是定知必有舍利。乃集众就

掘，入一丈得三石碑，并长六尺，中一碑有铁函，函中有银函，函中又有金函，盛三舍利及发爪各一枚。发长数尺。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所造塔，塔西造一层塔。十六年，又使沙门僧尚加为三层，即是武帝所开者也。初穿土四尺，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环、剑、钏、钗、钗、钗等诸杂宝物，可深九尺许，至石磔，磔下有石函，函内有铁壶，以盛银卮，卮内有金钵罍，盛三舍利，如粟粒大，圆正光洁。函内有琉璃碗，碗内得四舍利及发爪，爪有四枚，并为沈香色。至其月二十七日，帝又到寺礼拜，设无碍大会，大赦。是日以金钵盛水，泛舍利，其小者隐不出，帝礼数十拜，舍利乃于钵内放光，旋回，久之，乃当中而止。帝向大僧正慧念曰，见不可思议事不，慧念答曰，法身常往，湛然不动。帝曰，弟子欲请一舍利，还台供养。至九月五日，又于寺设无碍大会，遣皇太子王侯朝贵等奉迎。是日风景明净，倾都观属，所设金银供具等物，并留寺供养，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。至四年九月十五日，帝又至寺，设无碍大会，竖二刹，各以金罍次玉罍，重盛舍利及爪发，为七宝塔内，又以石函盛宝塔，公入两刹，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舍金银环钏等珍宝充积。十一年十一月二日，寺僧又请帝于寺发般若经题，尔夕，两塔俱放光明。敕镇东邵陵王纶制寺大功德碑文。（《南史》列传卷六十八扶南国传）

长干寺（今名天禧寺）

丹阳记，大长干寺道西有张子布宅，在淮水南，对瓦棺寺南张侯桥也。长干是秣陵东里巷名。江东谓山陇之间曰干。建